

常识辞典

家塾教学法

俞晓群

所谓家塾，《礼记·学记》有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里的家、党、术、国，是周代按照户籍进行区域分类的名称，如《周礼·司徒》有记，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云云。这里的塾、庠、序、学，是周代学校的名称。周制将百里之内二十五家称为闾，他们共同使用一条街巷，在街巷的入口处有门，门旁有塾；又如家院门内，左右两侧的堂屋。人们出入街巷，在塾中接受教育。久而久之，塾便成了闾中或家中设立学校的代称，称家塾或私塾。以此类推，五百家为党，设庠；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设序，庠与序是乡里设立学校的名称。而天子之都及诸侯国则设立学，称为学校云云。

其实家塾只是私塾中的一种。而私塾种类更为复杂，除家塾之外，还有村塾、族塾、宗塾、坐馆、教馆、门馆、学馆、书屋等形式存在。

自古为家塾编撰教学法，以清代唐彪《读书作文谱》《父亲善诱法》两部著作最为有名。毛奇

龄在二书序文中写道：“先生之著二书，抑亦乡大夫居塾之遗情也乎？故其旧名《家塾教学法》，吾愿受其书而求其法者，由此渐进于诚正修齐，以为治平之本，安见二书不为大学之先资也乎！”这段话中说，唐彪的《读书作文谱》《父亲善诱法》，原名叫作《家塾教学法》云云。有观点认为，这是自古以来，明确称“教学法”的第一部著作。

唐彪字翼修，清顺治18年岁贡。自幼博览群书，曾求学于黄宗羲、毛奇龄之门。历任会稽、长兴、仁和训导，长期从事教学工作，成就斐然。如毛奇龄还在序文中写道：“漱水唐先生献策长安，出为训导者若干年，历东西两浙人文荟萃之所，皆坐拥皋比，令馆下诸生执经北面，其为三物六德兴起后学者，既已习之有素，且艺文灿然，见诸法则，所至省课诸生皆视效之，此真见诸行事，未尝仅托之空言耳。”仇兆鳌也在二书序文中写道：“翼修金华名宿，胸罗万卷，而原本于道。向者囊夺武林，课徒讲学，人士蒸蒸蔚起。”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唐彪“乃晬晬之间，拂衣归里”，不再为宦家做事，回归故里，著书立说。此后有《读书作文谱》《父亲善诱法》面世，名噪一时，正如唐彪自序写道：“岁已卯，余有《读书作文谱》《父亲善诱法》二书问世，覆瓿之技，谬为当世所推许，盖儿几乎家有其书矣。”仇兆鳌《人生必读书》序赞道：“乃日取古人之绪言格论，门标户列，因而荟萃詮次为《读书谱》《父亲善诱》二书，甫脱板印已不胫而走，浙河以东，大江以北皆遍矣。”又见毛奇龄称赞道：“复取平时所为《读书作文谱》

《父亲善诱法》二书梓以行世，其间讲求之切，择取之精，一字一注，皆有绳检，所谓哲匠器，非愿受其书而求其法者，由此渐进于诚正修齐，以为治平之本，安见二书不为大学之先资也乎！”再者清陈宏谋编《五种遗规》，收取历代著名人物的遗训，如《白鹿洞书院揭示》《蒙童须知》《颜氏家训》《读书分年日程》《女训》等，其中《养正遗规》一章，也收有《父亲善诱法》；《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二章，收有唐彪的另一部著作《人生必读书》。

说来唐彪的几部著作，均采取语录式的工作方法，文中以唐彪本人的言论为主体，同时择取古今名人的许多观点。那么，这些著作靠哪些特点，赢得如此盛誉呢？我觉得，大抵有三点值得称赞：

其一是阐释读书与教学的方法，题目浅显易懂，贴近实际。比如《父亲善诱法》分上下两卷，唐彪提出的观点有30多条，即父兄教育的责任，学问全赖师传，名师是关键，老师不能轻易更换，父亲为子弟择友，远离损友，宽书宜请从上面两段言词中，足以见到唐彪从事教学工作时的辉煌成就。

其二是在介绍各种写作文体，解说细致入微。比如《读书作文谱》讲述文章的方法，列出具体题目有32条之多，如深浅虚实、开阖、描写、衬贴、跌宕、详略、先后、宾主、

翻论、进退、转折、推原、推广、反正、照应、关锁、递接、省笔等。还有讲述文章开篇的方法，书中列出12种之多，如口气题、暗比题、明喻题、叠句题、搭题吊法、代话题、单问答题、长题、记事题、引证四种题、记言题、难结构题等。再有讲述文体，具体到表、记、序、小序、说、原、议、辩、解、文、传、行状、碑文、墓碣文、墓志文、墓志铭、祭文等文体的写法。其三是书中的许多观点很有创见，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如郑逸梅《艺林散叶》有记：“新式标点及符号，读者称便。在未有标点符号前，已有提倡者。清代唐彪，字翼修，兰溪人，著有《读书作文谱》，有云：凡书文有圈点，则读者易于领会，有界限段落，非画断，则章法与命意之妙不易知。有年号国号，地名官名，非加标记，则批阅者苦于检点，不能一目了然矣。”

唐彪在74岁时，著有另一部书《人生必读书》。初看题目，好像是一部通常的“必读书目”，其实不然。此书记载了唐彪一生之中，读书与涉世的种种体会。唐彪很看重这部书，自认为其水准远在《家塾教学法》之上。正如他在序中写道：“而余所著谱法，则读书作文之事居多，未免华而不实，且亦非余平生自命之意也。于是取古人之嘉言善行，分门别类汇为一书，以为后人畜德之助。……因名之曰《人生必读书》，予以补前书所未备，而期无愧于圣门教人之意，华而不实之讥，而今而后吾知免矣。”

《人生必读书》依然以语录式的文体撰写，其中既讲哲理也讲故事，哲理循循善诱，条分缕析，故事取材丰富，娓娓道来。比如在“孝顺”的条目下，书中列出十

余项小标题，如顺亲之孝、敬亲之孝、奉养之孝、服劳之孝、处逆尽孝、谏诤之孝、良德纯孝、捐躯尽孝、送终之孝、孝道杂义、不孝鉴诫、孝弟有奇报等。其下的名人语录中，还有更为详细的解说。比如“不孝鉴诫”题目之下，有记光衷的观点，他说除却“大不孝”之外，还有六种“不孝”的养成，一是父母溺爱子女过甚，一旦有所改变，就会产生抵触。二是父母养成不让孩子劳动的习惯，一旦让其劳作就会推诿。三是父母经常节约食物给予子女，导致子女认为父母就应该少食，自己就应该多食云云。

最后说明两点：一是唐彪的著作不多，但颇受当时的名流看重。毛奇龄曾为之作序，仇兆鳌曾两次为之作序，如仇氏在《人生必读书》序中赞道：“其于唐子利济天下之思，庶无负乎？而世乃以制艺，帖括为《人生必读书》。”二是近年来，多家出版机构出版唐彪的著作，当然是大好事。但在当下翻印古书时，出现一个不好的现象：出版者根据商业需求或好恶，打着“删除封建文人思想”“去除不适合今天阅读”的旗号，随意删改古书中的内容。比如《读书作文谱》，有版本将“诸题作法”一卷全部删去，称其“对今天的广大读者，已无什么意义”；在“诸文体式”一卷中，将原书几十种文体，删减到只剩下五种。其实根据实际需要删减古籍内容倒也罢了，只是出版者不在书的显要处，注明“此为删节本”，而以“全本”的外貌展示给读者。如今读者买书多为网购，自然见不到内文的说明。如此现象，已经成为近年来古书翻印中的一个通常的做法，颇让人感到愤慨。

共有个故乡

林有财

我与朱炜应该算是朋友。他写文史写人物，要求的是一板一眼，词句工整，从不乱用泼墨，是画家里的工笔技法。我与朱炜很多次一起吃酒，他都是人群中最为安静的一个，安静地敬酒，安静地吃菜，像他笔下的西湖一叶舟，安静地划过水面。只是有一次酒后我们一起走路回家，谈起文字，他忽然就说得滔滔不绝，说起他高中时代的第一次投稿第一次发表，月光下的他如少年一样神采飞扬。

在莫干山上，有一家民国图书馆，外地的朋友来了，我一般都带他们去闲逛。图书馆的房子应该是20世纪30年代遗留下来的，当年黄孚先生在此扶持农桑开办学校，这房子就是当时的莫干山小学礼堂，虽然谈不上古色古香但依然留有岁月的旧痕迹，是很好的怀古去

处。这时候我就会对朋友说，这图书馆的馆长是我朋友呢。但经常的是去寻人，人并不在，也没有什么遗憾。我也更愿意让我的朋友在心里想象这图书馆的馆长是一位穿着长胡子带着圆框眼镜的吉板先生，所以有一次我在庆村的街头看见朱炜夹着一本书匆匆而行，我也没有喊他。街上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漏下点点光影，朱炜在树影里走的忽明忽暗，像极了冷冷清清的行走，在一段明明灭灭的历史里走走停停，寻寻觅觅。譬如关于莫干山，关于俞平伯，他写出了很多优美文章。只是文章有太大的区域局限性，很多时候我都在遗憾，朱炜如果把写作的精力放在更广阔的地方，也许会有更大的成就吧。

莫干山下是故乡，而朱炜是热爱这座山的。我想这就是他文字的所有

解释。一座莫干山，半部民国史。在我认识的朋友里，罗永昌也是一个莫干山研究者，莫干山留给他的许多谜团需要有人去解开，而破解谜团需要博览群书，需要搬去浮躁静守书斋。我常与罗兄吃酒，他喝多了就会对我吹牛说：文史研究就如福尔摩斯探案，要在浩瀚的文献中发现只鳞片爪，然后剥丝抽茧，直到真相大白。他说，这样文章写作的快乐是完全不能与外人道的。我回答他说：可以道，至少朱炜一定能懂你。我回答罗兄的时候，手里正拿着朱炜的《君自故乡来》。淡黄的封面上一张黑白照片，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我翻了翻里面的名字，罗葵、施珉、柯怡、徐克芳……是的，我一个也不认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从莫干山走出去的先哲和前辈，因为这本书会再一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和回忆里。风雨如磐，君子独行。在这个浓墨重彩的历史天空，每个人来去匆匆，与故乡渐行渐远，幸运的是有一个叫朱炜的后来人为他们守护故乡，并且用浓烈的乡情为他们一一塑像，他们迎风而立，谦卑而善良，斯文又不屈服。这也已经足够了。谁不爱自己的故乡呢？或许百年以后会有一个像朱炜这样的年轻人在某一篇文字里发现这么一群人，他们热爱文字，心怀梦想，当时的天空蔚蓝，那个时代现世安稳，大路光明。更重要的是，他们与他，共有个故乡。

一位旗人的日常

曲宏

提示 旗人，原指清代编入八旗旗籍的人，后专指满族人。《旗人风华：一个老北京人的生命周期》致力呈现的是20世纪30年代普通旗人家族的生活情景和当时北京社会的百景风貌。平静地书写日常生活，是身为旗人后代的作者对本书的定位。书中没有大喜大悲的情绪高潮，而是努力以平实的视角，展现当时旗人在北京的生活和北京的风俗。

旗人的生活展览馆

可以想见，随着历史的嬗变，随着清王朝的解体，旗人的优越感不复存在。可在北京的一部分旗人，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吴家三代人各有各的生活担当，他们给人们提供了一场又一场的生活直播：生了孩子要洗三，过满月、百天，老人要过大寿，红白喜事要事事齐全。亲戚往来、朋友交往要谦守礼，礼物置办合乎规范。要有一定的娱乐休闲，要春季赏花，秋季登山，要在家中养鱼、养狗，还要会种花。

《旗人风华》是一本宝贵的民俗之书。书中展现的老北京人家庭生活丰富多彩，“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点缀”，家族餐桌的菜肴、专门的宗教崇拜活动、孩童们应节当令的各种玩具、不同的节日里在四合院中的不同民俗表演。炎热的夏季一到，吴家开始使用冰箱了。吴家的冰箱背后有漫长的历史，至少在唐朝就出现的物件——为杨贵妃长途运送荔枝。只不过这种冰箱是盛冰的箱子，不是制冷的机器。

文中不时出现的幌子也颇有趣味：药铺外的幌子是覆木雕刻成膏药的形状，正中心是个黑色的圆形药饼，顶端是一片荷叶，下部挂着一对涂上金漆的金鱼；北京人离不开的茶馆门前的幌子，是几块下边缀着红布条的长方形木板，写着各种茶叶的名称，如“雨前”“雀舌”等；卖扇子的店家则用一把足有三尺多长的巨大折扇高高悬挂在店铺门口当幌子，还有卖玫瑰饼的老饕饕店幌子，都各具特色。除了穿透所有阶层樊篱、流传千百年势头不减的吃粽子，那时旗人的端午节比现在有更多的内容：江河上的龙舟竞渡，社会上要做债务清偿。老人给孩子做一串“葫芦花儿”，所有女眷头上要用发卡戴着小老虎绒花和“符”以降妖驱邪。每家要请一张不同黄纸印的画像，有“五毒图”“判儿”，

除了大门两边的艾蒿和菖蒲，各屋门窗还都要贴上尺寸不大的剪纸窗花——用红纸剪成的“五毒”、葫芦、宝匣等花样。这些渲染节日氛围的小玩意儿，一过完节就被扯下撕碎，扔到当街，表示“把这一年的晦气全带走了”。这些或庄严或有趣的活动或玩意儿，事无巨细诚实地反映着当时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说成系统的展览也不为过。

普通旗人的庸常

作者避开了时代的风云变幻、民族的恩恩怨怨，只是着力把目光聚焦在北京众多胡同当中的一条礼士胡同，也只主讲其中的吴家小四合院。这是一座“无论结构还是样式都再普通不过”的“渔阳吴寓”，是“北京庞大人人口中的下层中产阶级人士具有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住所”。不过，《旗人风华》里没有主角，一家人中有两位为家人竭力周全的老人、两位孝顺恭谨的家族中坚和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没有家族财产的争夺，没有意外的灾祸，这个四合院里随着季节的变化，沿着时令的脚步，一板一眼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旗人风华》所写的完全是日常生活的内容。做长辈的如何帮衬晚辈，尊师重教，晚辈如何孝敬老人，陪伴孩子；邻里和亲戚交往中，重视

礼节，恪守规矩……除了吴家小四合院中的中产阶级生活，文中仅用很短的篇幅写了比邻而居的洋车夫一家，没有了“铁杆庄稼”的一家四口的“八旗生计”，一家人埋头苦干谋求温饱，但作为家里老大的男孩子“却不怎么干活儿”，只专心读书，因为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地位的巨变中，旗人何以安？答案就在这日常生活的细节中——顺从、认真、诚敬以及能够放下过往却不放弃希望的坚持，这些从日常生活中映射出的内心世界真相，展示的就是那个时代巨变中旗人社会的自愈力。

生命轨迹的螺旋

《旗人风华》的初衷是给当时的外国人介绍老北京。可如何给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提供合适的文字资料，作者颇下了一番功夫。本文以一个北京普通胡同的普通四合院的吴家生了个大胖子开篇，以小吴太太有喜结束，首尾呼应的一条上升螺旋。说到作者的用心，不能不说首尾呼应这条主线，生了个大胖子小子，吴老太太最高兴，因为和众多的那个时代的老太太们一样，是重男轻女的。为了让孙子平安

长大，吴老太太和家人给孩子取乳名要讲究，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让男孩好养活，又为避开与长辈的重生，所以起名“小秃儿”。于是与“小秃儿”的成长相伴，我们了解到给孩子办满月、百天那天的细节，我们跟着“小秃儿”的脚步一起玩那个时代的玩具、一起消夏、过节；我们也随着“小秃儿”一起成长，和好朋友义结金兰、为爷爷送终；也和“小秃儿”一起成熟，听从长辈安排，在中学毕业后，没有继续深造，而是跟着父亲的脚步进了银行办事处，成为一名努力工作的年轻人……文中吴老先生的白事过了四年，小吴的喜事就上了日程。

“先结婚，后恋爱”这一现在仅用于文字创作增添反差的梗，在当时却是大家习以为常的缔结婚姻方式。好在虽然“小秃儿”是在结婚典礼当天下午才见的新娘，可他很爱他的新媳妇，并且过了大约一年，小吴太太有喜了！

吴家新的孩子正在孕育中。花开花落，世事变迁。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也许就是我们日常的某个瞬间的惊艳，最幸福时刻也不过是与喜欢的人冬日阳光下的共饮一杯暖茶。生活中的所有平凡而平常的日子里，有我们各自珍惜的回忆。

■书

做个记忆者

丁春凌

《夜晚的潜水艇》

陈春成的文字凝练，时有古意。能用这样的语言写出好小说，我只想说——天赋异禀。举个“糖炒栗子”，《李商隐的湖》的一段：耽园其实没什么看头。亭榭空无一人，回廊幽暗，石板潮润润的。柳树的枯枝森然不动。假山边有一套健身器材，一个老太太在太空漫步机上凌虚而走，没一点声息。檐上窝着一团猫，见人只懒懒地一瞥，神情厌世，再看它时已倏然不见。我们在亭子下站了一会儿。几个歪歪扭扭的名字在淡红的亭柱上海枯石烂，日期都是上世纪的。鸟声疏落，菊花已经开过了。

文字的意境如此有质感。整段描述中，未见费解之语，却跳脱庸常的话语体系，字句精准，铺排推进中，古诗词的韵律与节奏，隐约就蹦到了你眼前。抛开语言，陈春成的讲故事能力，也算上品。本书中，9个故事题材相去甚远，有旧山河，也有未知宇宙，每个故事都有点儿魔幻现实主义情节，多数处理成了人物的梦境或神经错乱，却有深度、有思虑。读到结尾，你会恍惚，怎么就严丝合缝了呢？

看网的介绍，知道陈春成是福建屏南人，1990年生。一个刚刚30岁的人，他的阅读量怎么堆积起来的？合上嘴，没说完呢。陈春成，长得也很帅，没天理呀。相较于粗鄙简陋的网络流行语质地，只会讲故事，一言不合就穿越的写作，陈春成独有的语感特立独行。他有野心，应该。

《文化失忆》

这本书一望去，厚度和我桌上的《现代汉语词典》一样，800页，让我只想看介绍文章而没信心啃硬骨头。翻开后，周末的两整天里，我几乎不想放下。书中提到的人物100多个：弗洛伊德、黑格尔、雷蒙·阿隆、里尔克、加缪……群星闪耀，当然也有希特勒、戈培尔、山本五十六这样的恶棍。看来，诺奖得主库切说这本书是“充满警句的文明史速成课程”，所言不虛。

克莱夫·詹姆斯，1939年生于澳大利亚，二战时，他父亲参战被日本人俘虏，战后释放，在回家的途中，坐的飞机又坠毁了，点儿确实够背。当时，克莱夫只有6岁。所以，在看《文化失忆》时，我能明显地感受到，童年那个近似荒诞的悲剧，对克莱夫的影响。他背负着父亲没有活过的生命，会说7门语言，爱写诗，想了解但丁，就去学意大利语，晚年得癌症后，依然完成了《神曲》的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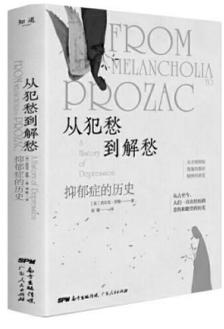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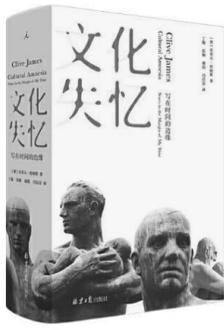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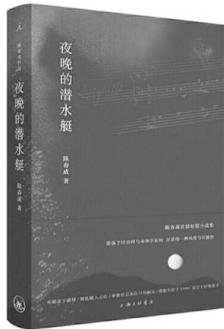
说回来，尽管情绪夹杂书中，克莱夫却能够在指出杰出人物道德缺陷的同时，比如他对萨特没好话，对博尔赫斯、瓦格纳颇多微词，并不贬低他们各自的成就；及其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影响。他将所述人物的偏好、成就、生活琐碎，以及自己的结论杂糅在一起，表面上看，挺八卦，其实中肯。书里提到的人太多了，阅读中，我很久以前看过的又扔在脑后的人和事，在这本书中一一浮现。毕竟，忘却却是常态，记得才是意外。

随着克莱夫，我有了重新打量历史的机会。你呢，未必非得赞同克莱夫，听听不那么中规中矩的见解，甚至老实话，也没啥不好。

《从犯愁到解惑》

有关抑郁症，这是我看的第二本。孤独、焦虑、抑郁正在成为咱们现代人的常态，但是，抑郁症却不是什么现代疾病。古希腊时，大家认为深色烈酒喝多了，陈年奶酪吃多了，都会让人分泌过多的胆汁，当时把胆汁叫忧郁体液，这种要命的东西一多，就会引发抑郁症；到了近代欧洲，抑郁症好像又成了上流社会的标配，不少人模仿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主人公去自杀；今天，对抑郁症的界定和治疗已经很标准化了，有药物，也有各种各样的疗法。人类和抑郁症交手的历史，这本书梳理得挺细，但是，书里没提我们中国人怎么对付抑郁症的。我还真是好奇咱们抵抗抑郁症的手段。

岁月不饶人，抑郁症也不饶人。放下书你会发现，在生命绵长的河流里，那么多人，都曾被抑郁症折磨得苦不堪言，那么多人，也都曾努力地尝试过战胜它。



《夜晚的潜水艇》

《文化失忆》

《从犯愁到解惑》